禮記恒解

禮記恆解卷二十

雜記上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雖多記喪事而兼及三患五恥等事故以雜名篇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乘去聲綏讀爲緌復音伏輤並音倩裧昌占反說音脫

陳氏澔曰館主國所授館舍復招魂也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旌旗之旄也輤載柩車上覆飾也裧四旁垂下者緇布裳帷輤下棺外用緇布爲裳帷以圍繞棺也又用素錦爲小帳如屋覆棺而行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不拆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鄭氏曰其入自有

宮室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輲市專反

陳氏澔曰布輤以白布為輤也輲說文曰有輻曰輪別用木以為輻也無輻曰輲合大木為之也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殯時則易輴大夫士在路至家皆載以輲車鄭康成曰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以其死於外而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陳氏澔曰士卑故質畧如此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長上聲喪去聲大音泰適音的

孔氏穎達曰此總名遭喪訃告於君及適者並訃於隣國稱謂之差不敢斥指隣國君身故云告於執事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並音敵實如字

孔氏穎達曰同國敵者謂大夫位相敵者方氏慤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異劉氏敞曰使某實者以異聞傳問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

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穎達曰士賤訃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孔氏穎達曰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爲君治邑久不歸則廢職故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以位恩不同也黃氏震曰倚廬者倚木於宮外爲廬堊室者向其宮中爲堊倚廬制重堊室制輕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爲其爲去聲

方氏慤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也愚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此言大夫士異服蓋謂居喪時禮儀非謂斬衰齊衰有異制也不得以服字爲泥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適子有承祧之重其父本貴不敢卑之故服大夫之服然則上文云士爲爲大夫者服如士服者庶子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又言大夫庶子爲大夫則得服大夫之服而其喪位仍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齒尊適子也而上文兩節之意益明矣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御案命士以上唯主適子之喪以下則子喪父皆主之而子爲大夫不能主者蓋士攝大夫大夫唯宗子今此爲大夫之父者

非宗子而以大夫禮行是僭自貶也以士之禮行是僭貶君所貶也以大夫之禮處子以士之禮自居是以父而屈於子三者皆不可故使其子主之無則爲之置後者大夫得立三廟大夫不可無後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孔氏穎達曰宅謂葬地布衰麤衰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因喪屨因喪之繩屨也緇布冠古法不蕤後代有蕤此以凶事故不蕤占者卜龜之人 御案有司筮史皆私臣有服者故半吉卜人占者非其臣故全吉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孔氏穎達曰下大夫與士不合用卜故筮 御案長衣吉衣也練衣功衰也史命筮者與宗人之命龜同皆其家之有服者但尊卜故宗人吉服輕筮故史凶服卜人筮人原無服故吉服也大抵執事凶而涖神吉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孔氏穎達曰薦進也士喪禮薦馬凡有三此爲將行遣奠時薦馬也馬是牽車爲行之物孝子見進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士則牛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陳氏曰讀書者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

鄭康成曰卜葬及日也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揚火灼之以出兆應氏鏞曰君喪用太宰太宗太祝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稅音彖揄音遙鞠九六反

祱張戰反

此節舊本脫簡今從鄭康成改正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陳氏澔曰祱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揄狄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下大夫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孔氏穎達曰鞠衣褒衣者始命爲內子上所褒賜之衣卽鞠衣也用素紗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祿衣如士之妻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愚按鞠衣黃衣褒衣君所特賜或自天子或自諸侯不必盡鞠衣也二者皆以素紗爲裏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揄音搖絞音交屬音燭

陳氏澔曰此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康成曰附讀爲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祔者祔於先死者孔氏曰從其昭穆祔於高祖爲士者孫死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彭氏絲曰士不祔於大夫而喪服小記言士祔於大夫則易牲者彼謂無士可祔故禮如此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康成曰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孔氏曰昭穆之妃亦間一已上祔於高祖之妃縣按妾母不世祭何以祔之蓋其子不得立廟而又不忍其竟無血食則祔之妾祖姑也如無妾祖姑及無昭穆之妾則易牲而祔於女君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女子對男子而言猶男婦也非謂女子嫁未三月而死歸葬者也凡祔廟之時必祭所祔若男子則並祀王父以陰統於陽也女子則不並祀王母以陰不可該陽也公子祔於公子孔氏曰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兄弟之爲公子者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稱子在喪未成君之辭也而臣民待之則猶君以其已任君之事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唯杖屨不易

三年之喪既練而除首絰要絰葛忽遭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易三年之葛從其重者也杖不易者大功無杖無可易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也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句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孔氏穎達曰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已有父母喪尙身著功衰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祔祭則不改練

時之服身着練冠祔祭於殤親肆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曰陽童宗子爲殤祭於室之奥處曰陰童此蓋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曾孫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廟某甫者爲之立字而稱之不名所以尊而神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孔氏穎達曰異居別所始聞兄弟之喪情重不暇問餘事唯哭對使者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則糾垂不散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卽奔喪道路既近聞喪卽來至在主人未小斂前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已未卽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陳氏曰小功以下爲疏大功以上爲親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鄭康成曰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恩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該一切喪禮言也不於正室亦降於正適也

君不撫僕妾

撫撫其尸以賤故畧之也吳氏澄曰僕賤於室老妾賤於姪娣故恩不及之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猶爲女君之黨服者賀氏瑒曰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孔氏曰攝女君差尊也黃氏乾行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爲夫人是謂攝女君女君死猶爲其黨服徒從也而今則不服其黨嫌於衆妾也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孔氏穎達曰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不同此謂降服大功者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往送五服之親不及主人葬竟已還送葬者值於路不得臨孝子歸仍自獨往墓也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雖服緦小功之疏亦爲之主虞祔之祭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孔氏穎達曰未畢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與去聲

鄭康成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如爵弁而素加環絰

孔氏穎達曰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未成服以前與殯之時亦弁服而首弁絰也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遭兄弟緦麻輕喪大夫降旁親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則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康成曰子不以杖卽位辟尊者也爲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故不杖不稽顙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往也去諸侯而往臣於大夫去大夫而往臣於諸侯皆不反服其舊君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者禮也孟子言之詳矣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別彼列反縫音逢繰鄭注作澡音早

孔氏穎達曰條猶著也條屬取一條繩屈之爲武垂下爲纓以著冠也去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三年練

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冠不異吉冠則攝上屈縫鄉左左爲陽凶冠縫鄉右右爲陰過小祥猶條屬縫猶鄉右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鄉左緦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爲縷以輕故也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黃氏震曰麻縷之數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爲緦陳氏澔曰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襚音遂

鄭康成曰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不以已之正服正車襚人以彼不以爲正用也褒衣見前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 遣去聲輤茜

鄭康成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

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轉其
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鄭康成曰粻米糧
也遣奠本無黍稷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孔氏穎達曰祭吉祭也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
祝辭云孝喪自虞以前凶祭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端正也
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以
其縗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

車天子至
士制度同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后蕤

鄭康成曰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冠也委武冠卷也
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縞縞冠也孔氏穎達曰既先有
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後蕤也
馬氏晞孟曰此所言特喪冠耳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迎去聲

孔氏穎達曰冕絺冕也鄭康成曰弁爵弁冠元冠祭於公助君祭也愚按諸侯冕而親迎士弁而親迎重大昏也祭祀有常典記者以爲可貴不可也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椈音匊枇音匕本亦作朼朼長去聲

孔氏穎達曰暢鬱鬯也梧桐也以柏爲臼以桐爲杵擣鬱鬯柏香桐潔於神爲宜也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主人舉肉時以畢助主人舉肉陳氏暘曰匕有四有黍稷之匕牲體之匕有疏匕挑匕三匕以棘挑匕以桑故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詩曰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鄭康成曰畢狀如匕挑匕用桑而畢亦桑吉畢用棘而畢亦棘刊削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率音律

孔氏穎達曰尸襲竟而著此帶率謂但擗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古時大帶惟有朱綠元華無五采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並異於生也然此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喪禮用緇帶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后折入 甒音武筲所交反衡音杭見音諫閒平聲

鄭康成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為桁所以庪甕甒之屬實見閒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孔氏穎達曰折方鑿連本為之蓋加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之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賈氏公彥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惟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為見

重既虞而埋之

陳氏澔曰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康成曰婦人無專制

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 辯音徧

孔氏穎達曰禮大小斂及啟攢時惟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他賓客則不止事事竟乃卽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爲大夫出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康成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屝鬼神尚幽闇也無柩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孔氏穎達曰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車而君來弔君位於阼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廟門右西邊也車門內出

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哭踊爲禮
哭踊畢先出門待君以君來拜迎去則拜送不敢必君久留
也君命孝子反還喪所
而后設奠告柩知之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
元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稅音彖袡而占反

陳氏澔曰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繭衣裳衣
裳相連而緜爲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袡裳下緣也繭
衣襲故用褖衣爲表合爲一稱素端一第二稱也賀氏云衣
裳並用素爲之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
弁一第四稱也其服元衣而纁裳元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
元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黻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袡而
言曾子非之以
其不合於禮也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
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康成曰公所爲君所作離宫別舘也互詳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按喪禮大夫士始死至葬皆有踊時此特記始死至大斂之踊節耳始死及小斂大斂君大夫士皆踊以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士二日殯期遠近異故公大夫踊數多於士婦人居閒男子踊賓踊婦人踊在男子與賓之閒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袞

孔氏穎達曰玄端者燕居玄端朱裳也朝服者緇衣素裳曰視朝之服素積者皮弁視朔之服纁裳者冕服之裳爵弁二者玄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褒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爲九稱朱綠帶者以素爲之飾以朱綠用此小帶結束重加大帶於上象生時大帶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孔氏穎達曰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已上素爵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一也環絰以一股習迴纏繞之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孔氏穎達曰君大斂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君至撤去之君升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榮君來爲新之也商祝主斂事者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廣長並去聲

御案既祖奠公賵賓客贈奠於載左及邦門又使人贈賓於棺蓋公賵贈皆玄纁束五匹爲束玄三象天纁二象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爲制今玄纁廣尺長終幅非禮也

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

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去聲下同

鄭康成曰弔者卽位於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孔氏穎達曰此明弔禮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含去聲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含襚含之所用已見檀弓含者坐委所含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旣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敢純吉故卽喪屨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要平聲霤力救反

衣服曰襚襚服有此五等委衣襚者委之也五服不必一時皆襚記者言其所受之地不同如此陸氏佃曰所受服轉卑

其所投轉高爵弁服爵弁受於門內霤皮弁次之朝服又次之元端卑矣其舉亦西面從者委衣西面主人之宰夫舉之亦西面皆鄉殯也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賵芳鳳反 乘去聲

車馬曰賵孔氏穎達曰乘黃馬大路車也陳西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輈大路輈轅北鄉也客使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陳路北轅既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鄭康成曰自率也下馬也駟馬爲路馬之次故稱下陳氏澔曰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旣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

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於門外鄉去聲

陳氏澔曰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舉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愚按言賵者出位於門外則含襚者可知賵禮獨重故特舉之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有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

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

臨如字相去聲稽音啓使去聲拾其劫反

鄭康成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孤降自阼階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氏穎達曰主人納賓升受命於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阼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孔氏穎達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於盤北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絞音交紟其鴆反馮音憑

陳氏澔曰此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孔氏穎達曰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乘人人引車不用馬專道喪在路不辟人也

禮記恒解卷二十

雜記下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方氏慤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爲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死於外則變矣有喪必有憂人情之常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記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爲首此篇未没父喪而母死爲首

有父之喪如未没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康成曰没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康成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然

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 穎口迥反

鄭康成曰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孔氏穎達曰此明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穎者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爲葛也皆行皆舉行之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附作祔下並同猶如字

孫祔於祖禮也王父死未練祥祖猶未入廟而孫又死孫暫祔於殯宮俟王父入廟而孫祔之故曰猶是祔於王父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有殯己家有重喪未葬之柩也外喪旁親不同居之輕喪爲位他室而哭之入奠者新喪之服卒奠而出改服重服即己喪位如始即位時亦哭於己殯宮也雖不當哭以哭新喪之故而亦哭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

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與音預下同

視濯在祭前一日父母死謂素無疾而猝死者猶是與祭以君命嚴而祭祀重次於異宮吉凶異處亦以盡哀情也既祭即釋服出公門哭而歸以三日而斂遣歸行斂事也反而後哭不敢不待君命也諸父昆弟姑姊妹喪較父母為輕齋宿與祭卒事釋服而后歸次於異宮謂下士也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諸父昆弟姑姊妹無同宮者又按先儒謂聞父母喪猶與祭雖堅忍其痛而不哭亦難一共將事之誠此條殊可疑是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宮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齊音咨衰七回反

齊衰內喪蓋即上文諸父昆弟姑姊妹出舍乎公宮以待事待君命如何而後歸不必定與祭也然則父母之喪其必卽告君而歸哭可知上文之不足信明矣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皆下有前驅皆敬尸也必式尸亦自敬其事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

孔氏穎達曰將大小祥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死猶待新葬後乃行父母祭也陸氏佃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因有新喪畧威儀故散等也雖昆弟虞祔而行二祥之祭亦散等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酢音昨嚌才細反啐七內反

鄭康成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黃氏乾行曰古喪禮未葬以前爲奠奠置所薦之物而已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有尸有獻酬酳酢等禮漸殺哀變吉受尸酢雖在喪亦當以尊神也受賓酢則或嚌或啐有然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孔氏穎達曰侍相喪祭禮者吉時祭相者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方氏慤曰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稱去聲

居父母喪哀而不敬則不能愼終備禮夫子就時人所短言之也瘠恐其毀故爲下顏色必由中情戚容未嘗暫釋不以文爲貴稱則至誠無僞矣兄弟之喪殺於父母如書策之禮而行不奪人之喪使得盡其哀敬不自奪喪哀敬備至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鄭康成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堊烏各反見賢遍反

方氏慤曰言嚚而語詳對應而問倡不語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閒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卽疏衰以廬爲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長去聲

鄭康成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　御案服降而情之哀痛不能降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黃氏榦曰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外除而內亦除矣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此兄弟泛辭非謂同胞兄弟服君之母妻比於旁兄弟然亦必有哀戚故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九遇反

鄭康成曰似容貌似其父母名名與親同孔氏穎達曰異於人殊異於餘喪之人其餘謂期親以下陳氏澔曰瞿瞿然驚發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祭漸吉而以神事親矣故祥祭主人之除也前夕預告祥祭之期著朝服其祥也卽因其故服朝服以祭喪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陸氏佃曰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縞縞既然後反他喪之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袒音但

孔氏穎達曰士有喪當袒踊之時而大夫來弔此時斂已竟雖當主人踊時絶止其踊而出拜之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踊訖乃襲初袒之衣既猶畢也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卽出拜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爲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犆音特

孔氏穎達曰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亦少牢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太牢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附依常吉祭禮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孔氏穎達曰虞用葬日故並言葬虞鄭康成曰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朝音潮轂工不反輠胡罪反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孔氏穎達曰關穿也輠迴也武叔見作輪之人以哀服之杖穿車轂中而轉其輪鄙褻殊甚遂

禁無爵者不得杖也

鬠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飯上聲

孔氏穎達曰飯含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露面而含鬠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陳氏澔曰冒說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陸氏佃曰后非衍字言孝子如此設冒不得已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

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夫音扶饗去聲與平聲卷上聲

既饗賓而又包其餘乃孝子哀親之去而致其孝享之心或人疑裹其餘爲傷廉會于以大饗之厚賓明之父母也而以賓客視之豈眞賓客之哉亦以不能日日奉養而以此致其哀耳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爲去聲與平聲

等喪日問尊長日賜言不知其有喪而或問之賜之與如有三年之喪則以其喪拜爲所問賜者於親不敢專也如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以親尚在故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

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遣人可也

承上文言若知其有喪而遣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者以明哀也辭之不獲必衰絰而受之者明居憂不貪於滋味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重君賜也不遺人不暇於惠人也若從父昆弟以下則哀減而禮亦教殺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縣音元期音基剡以漸反

鄭康成曰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依鄭註移練則弔三字於此

三年之喪有練有祥有禫期則時促然其制亞於三年亦有練祥禫故特明之練則弔者異於下文三年之喪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

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原本有練則弔句今去之與音預

孔氏穎達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功衰雖不弔人若有五服之親則往哭之不者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中於骨肉之親故也愚按既葬父母之喪既葬也過有大功之喪往弔哭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未葬往弔他人亦然大功之喪往弔他人待事而不親自執事小功緦麻則執事不與於儐賛之禮以漸殺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封音窆

此言弔者以平日交情之厚薄爲去留之遲速古者敬人必趨其情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者相識柩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有往來恩義待窆之而退相見執贄相見者情較重待孝子反哭於冢而後退朋友情義更重待虞祔祭畢

而退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綍音弗

孔氏穎達曰弔喪者本來助事非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二十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綍五十始衰待主人窆竟反哭從孝子反四十強壯不得即反待土滿坎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反

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爲去聲

充饑而已不至飽而忘哀亦不至饑而廢事視聽不明聰饑廢事矣不知哀飽廢事矣疑死恐死而傷親反為不孝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

非其黨弗食也人食之 食音嗣

鄭康成曰在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酪音洛食 食下音嗣

陸氏佃曰功衰斬衰既練齊衰既葬之後節孔衆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瘍音羊 創平聲

陳氏澔曰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免音問 堩古鄧反

鄭康成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陳氏澔曰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辟音避

疏衰齊衰也小功既葬可以請見人執摯請見人之禮也鄭康成曰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期音基

孔氏穎達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鄭康成曰從政謂給繇役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哭踊有節而此云然者謂始死時餌哀常思痛不禁其哀亦然鄭氏曰所謂哭不偯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鄭康成曰自卒哭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親諱謂士也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從祖昆弟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諱同名重則諱之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三並去聲

冠謂冠子也三年之喪將冠子未及期日而忽遭喪冠子所以承先故可就行冠禮也因喪服加冠冠於廬次之中入哭於喪所每哭一節三踊如是者三凡九踊乃出如遭喪非其冠月必待變除卒哭而後冠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取去聲

陳氏澔曰末服將除也 御案大功至九月之末則服本輕於期而月數亦將盡冠子嫁女可而取妻猶不可爲冠嫁施之子而取則身之也至於小功則服更輕疑無不可然猶有辨家統於尊若父有小功之喪則不可必待父小功之末乃行如父服輕而己小功如從父兄弟之類雖卒哭亦可行惟下殤之小功則由期而降其服本重斷不可行矣

凡弁絰其衰侈袂

鄭康成曰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與音預聞音問辟音避

黃氏榦曰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哀戚不可與於樂母妻有服亦謂

方在服制之中　御案父母妻之所服亦我之所有服降將止一等耳故我服即除而父母妻有服必以其哀爲哀陳氏澔曰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爲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爲之止樂愚按此樂止言琴瑟耳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鄭康成曰姑姊妹無子寡而死無兄弟無親之親也其主喪必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也里尹主之喪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愚按或云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既有夫黨則族人矣何至無主喪若其說非也朱子曰古法既廢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可從宜而祀之別室是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康成曰吉凶不相干也麻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采元纁之衣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鄭康成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鄭康成曰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菲菅屨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陳氏澔曰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絕地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絕地其情重也懸按由文矣哉言知此則知先王情文節文之道可以用禮文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

爲之也相去聲

相者由左禮也由右其徒爲之皆其徒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貝玉皆寶也此明飯含貴賤之數異珠玉貝皆可通用不必泥而別爲夏制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孝子哀親之情不以貴賤異也而禮制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者先王尤責爲人上者之自盡以導民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康成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

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音畀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葆音保引去聲

陳氏澔曰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於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以止諠譁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途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引卽綍互言之耳茅以茅爲麾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

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鄭康成曰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山節欂櫨刻之爲山棁侏儒柱畫之爲藻文雖爲上言其僭天子諸侯雖爲下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並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鄭康成曰踰封越境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其他謂哭踊髽麻袪女子出嫁爲本生父母降服而云三年者從其朔言之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康氏瑺曰撫死而撫其尸也馥叔宜違禮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旣聞之患弗得學也旣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旣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其行之行去聲

聞聞善學習其理行踐其事也有德而後有言能行而後非空言無則不恥旣得又失不能守其所學民不足無德以來之衆寡均而倍焉民數多少與人同而人之功業倍於已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康成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　御案如其本應用之牲不必擇肥腯耳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康成曰蜡人聘而僭上士之服禮已廢孔子以教禱悲國人乃複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蜡音乍樂音洛弛尸是反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民皆醉樂禮也而亦以慶豐年快民情也故夫子樂之而子貢疑其狂不知聖人民勞則必慰休之民逸則必激厲之若弓之有張有弛乃能通其欲而制其過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孔氏穎達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愚按惟天子冬至祀天於圜

丘夏至祀地於方澤魯之僭郊祈穀之郊僭禘季夏六月也獻子以意爲辭言天子冬至既可以郊士庶人亦可以七月而祁祖其實非禮也時因獻子之言或有然者故曰獻子爲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諸侯立夫人必告於天子天子因而命之正名尊王也自昭公以前蓋已多不命於天子而昭公娶吳同姓尤不敢告後遂習以爲常故云自昭公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爲去聲

古者大夫不外娶外宗謂姑姊妹之女仍嫁本國大夫者內宗五屬之女若夫人爲一國之尊故其服同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鄭康成曰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

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上上聲辟音辟爲去聲

管仲於盜中選二人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非人此二人實可人也桓公聽之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以報之孔子言禮無仕於公而反服大夫者二人以君命故爲之亦可通也而後世相沿宦於大夫繼升公臣猶反服大夫托於管仲此事非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過失誤稱君名則起立示悔悟其或他人有與君同名者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與音預辟音避

內亂指君宮庭小不治而言家人骨肉小有爭拶非外臣所得知故俟君自治且或不久而平也若外患則以死捍禦之

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

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剡以冉反

陳氏澔曰贊大行古禮書篇名其書替贊說大行人之事記者引之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寸半也剡上剡殺其上也藉玉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當如字

鄭康成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於碑東南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

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釁許靳反純音緇拭音式衈如志反鄉去聲朝音潮豭音加

孔氏穎達曰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爵弁士服純衣絲衣纁裳也雍人厨宰之官拭淨其羊於廟內外升屋自中由屋東西之中兩階之間而升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不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刲之未封羊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及室上之中釁畢反報君命於路寢考之與賓客燕會器之作名者成則殺豭豚血塗之紐者成則不釁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

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承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使去聲

鄭康成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也孔氏穎達曰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之罪故云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須待俟亦待也器皿夫人嫁時所齎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共音供盛音成使去聲辟音避

鄭康成曰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致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惟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若姊若妹不肖愚按七出見於家語先儒多疑之然婦人不肖至不可訓誨人倫之本所繫非小故先王有出之之禮然其

出之也以禮諱父如此則必實有萬不得已而然者後世徒襲其迹而不察其原則悖亂傷教有不可勝言者學者詳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去聲食飧疏食音嗣

喜少施氏之循禮非為食也鄭氏曰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孔氏曰飧強飯以答主人之意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方氏慤曰納幣即納徵以物言曰幣以義言曰徵鄭康成曰十个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丈也合之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

首見音現鬈音權

孔氏穎達曰婦來明日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婦自南門入從夫兄弟姊妹之前度以因是即為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已見也諸父夫之伯叔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鄭康成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鬈首猶若女有鬈紒也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音畢長廣並去聲會音膾紕音毗純音準紃音旬

孔氏穎達曰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總會之處故謂之為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韠以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如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也紕以素者紕所不至之處橫準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

也紃條也五采之
條施之諸縫之中

禮記恆解卷二十二

喪大記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縣音元去上聲首去聲牖當爲埽屬音燭纊音曠俟當作候

鄭康成曰疾困曰病徹縣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愚按北牖向南而寢東而臥以迎生氣也廢牀近地之生氣徹褻衣加新衣病者欲潔體一人四體各一人持之極言侍養不厭多人也改服亦取新潔候絕氣以纊候其氣庶不至遽也男女各以其類重別臨沒猶嚴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適音的

孔氏穎達曰諸侯夫人皆有三寢正寢曰路寢二小寢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　吳氏澄曰此止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天子之正妻天子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為適妻之稱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為適妻之稱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朝音潮卷袞同屈音闕赬赤貞反襢知彥反稅音彖號平聲卷衣之卷音捲

鄭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小臣君之近臣朝服所以事君之衣用朝服而服之者敬君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榮屋翼危棟上也孔氏穎達曰君以卷上公袞冕而下大夫用元冕元衣纁裳故云元赬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惟禮衣爵弁士助祭上服稅衣六衣之下也北面求陰之義三號一號於上一號於下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在地或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畢捲衣投與司服之官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既不忍虛還故就幽陰而下愚按公館人所共私館己所獨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衣尸之衣去聲袡而廉反先去聲

陳氏澔曰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不用以襲也鄭氏曰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孔氏曰氣絕孝子即哭哭訖乃復復而不生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孔氏穎達曰主人孝子男女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有聲曰哭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旣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鄭康成曰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衆子孫姓之言生也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婦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孔氏穎達曰大夫之喪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無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此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尊卑皆坐陳氏澔曰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爲去聲

鄭康成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寄公失國之君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既悉典反扱初洽反拊音撫使去聲

徒跣如罪人扱深衣前衽於帶交手拊心而哭降自西階孔氏曰不忍當主位也鄭康成曰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拜於位陳氏曰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孔氏曰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

不迎大夫於門外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孔氏穎達曰出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馮音憑說音脫

孔氏穎達曰小斂當戶內馮馮尸而踊髦幼時翦髮爲之年長則垂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死則並脫之脫髦竟而括髮同麻婦人亦用麻帶麻謂婦人要絰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孔氏穎達曰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畢有飾故徹帷此士禮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夷陳也相者舉尸出戶陳於堂孝子男女親屬捧之至堂降下堂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眾賓於堂上氾音汎

君遺喪拜寄公國賓見上文大夫士遭喪拜卿大夫親其位而拜之士遺喪三面拜旁不正也孔氏曰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特猶獨也特拜尊之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劫反

陳氏澔曰主人拜賓後卽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此謂侯禮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卽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乃成踊也乃奠小斂奠也孔氏穎達曰未小斂前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後弔者以上朝服襲裘上裼衣帶要帶絰首絰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若弔則無帶惟絰而已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二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 御案弔者原素武但猶裼衣至此襲之弔者首原素冠但無絰至此加絰於武武冠下卷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縣音元

孔氏穎達曰虞人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煮之也鄭康成曰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旣小斂可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士代哭不以

旨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孔氏曰有喪則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

賓出徹帷

鄭康成曰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鄉去聲

孔氏穎達曰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孔氏穎達曰婦人迎送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適者來弔不出門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子幼則以衰抱之而人代之拜賓爲後者不在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若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主行近在竟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國外不可待而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無主則對賓有闕故無無主者

君之喪三日子大夫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輯音集 去上聲

鄭康成曰三日死之後三日也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孔氏穎達曰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扶杖拄地以行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至故入門斂之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隨也若與

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也夫人世婦次在西房居喪之地得扶杖拄地堂上有殯焉有王命去杖尊天子命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大夫於君所輯杖君世子大夫與世子皆在門外位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兩大夫相對同爲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拄地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爲去聲

有君命去杖尊君大夫使命來弔輯杖尊賓內子於君夫人之命去杖於君之世婦命弔使人執政以應稍降於君夫人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

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陳氏澔曰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輕重之節也

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斷音短

陳氏澔曰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不以杖卽位遜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啟殯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大辨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盤本又作槃造七到反襢音展第音滓

喪不盡在用冰時亦不皆得用冰而設冰實喪事所重故先記之冰在牀下故並記牀鄭康成曰造猶內也謂第袒簀也陳氏澔曰去席而袒露第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尸腐也夷盤小於大盤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音呼去上聲楔梟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

孔氏穎達曰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遷於牀近南牖前幠覆也斂衾大斂之被楔柱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楔齒令開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尸足令直貴賤同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譣音險縞音聿
枓音主挋音震
方氏慤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井竈亦其所司故使汲水鄭康
成曰挋拭也爪足斷足爪孔氏穎達曰繘汲水瓶索遽促不
睨去井索但縈屈執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
盆盛浴水用枓酌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水絺綌葛除
垢爲易用巾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平
生坊甸人取土爲竈所掘内御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
人爲垼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
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
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 差七何反垼音役重平聲鬲音歷厞扶味反

鄭康成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陳氏澔曰君與
士同沐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取
西牆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御案鬲瓦釜郎
鬴也下爲瓦甂加鬲其上爨之謂之重鬲者有二有兩上者

小下者大手旁亦有兩瓦則取所徹廟以沐濡濯餅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叠加之而相間隔下鬲煑熟則上鬲蒸者亦熟可戀也愚按管人取御者所差之沐煑之甸人之西北扉以為薪爨煑之既爨管人乃授御者沐之汁沽濡也坎孔氏曰既夕禮掘坎南順廣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粥之育反莫音暮疏食音嗣下並同

陳氏澔曰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鄭注財穀也米由穀出故言財食之無筭者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夕不過此二溢之米也疏食粗飯也王氏肅曰滿手曰溢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康成曰室老其貴臣衆士衆臣陳氏曰士亦如之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康成曰果瓜桃之屬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平聲篹本又作匴音算

鄭康成曰盛若今時杯杅篹竹筥也孔氏曰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篹取飯故盥練而食菜果始食肉飲酒祥後彭氏曰乾肉味薄醴酒酒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卽嘗醇厚之味故先食此飲此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

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音基為去聲樂音洛

三不食不飲酒食肉食菜果也言疏食飲水即不飲酒食肉也故下文云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飲酒亞於三年喪也申之曰父在為母為妻以明期之重九月之喪其未葬食飲猶期之喪也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比音畀

孔氏穎達曰壹不食緦麻再不食小功並言之容有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也故主舊君鄭康成曰不能食肉性不能者有疾氣微不成喪不能備禮衰麻在身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君食食之食音嗣辟音避

鄭康成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徒點反葦於鬼反

說文簟竹席蒲與葦皆草席鄭康成曰三者下皆有莞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音交稱去聲紟其鴆反

鄭康成曰絞既斂用以束尸使堅者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孔氏穎達曰以布為絞從一幅豎置於尸外橫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便結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衾於此絞上君大夫七同用十九稱衣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

紟單被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幅一作畐方服反辟音百紞丁覽反

孔氏穎達曰布絞縮者三取布一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橫於縮下紟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一是始死覆尸者一是大斂時復制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如朝服鄭氏曰皆十五升也辟擘也吳氏澄曰小斂之絞以布之全幅爲數大斂之絞以布之小片爲數小斂是全幅之布其末須擘爲三方可結束大斂之絞八片皆挾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紟五幅者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布被斂衾直鋪布衾橫鋪斂時先緊捲布紟以包裹斂紟然後結束

縮紾之三縮紾束既畢然後結束横紾之五也

陳氏澔曰無紞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別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襚音遂複音福褶音牒

孔氏穎達曰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取其方衣有倒領在足間者惟祭服不倒也君斂悉用己衣有致襚不得陳用大夫士先盡用己衣乃用賓客襚者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無筭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陳氏澔曰複衣複衾有綿纊褶衣褶衾袷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袷衣袷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陸德明曰衣單複具曰稱袍必有表衣必有裳乃成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

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謐音[illegible]

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取衣收取襚衣亦實諸篋吳氏澄曰示慎重不輕褻意自西階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鄭康成曰不詘舒而不卷列采正色之服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孔氏穎達曰大小斂事多故袒爲便遷尸入棺事少故襲大祝接神者君尊故親執斂事吳氏澄曰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大胥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衆胥衆祝之胥也大祝下大夫喪祝上士故雖身親涖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等而差之當亦如王朝之數大夫之斂大胥二人臨檢衆胥親斂士衆胥臨檢士之友助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不倒此並大斂言之孔氏穎達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死向左示不復解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死則

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與音預

孔氏穎達曰士與其執事平生嘗與亡者共執事則助斂爲之廢壹食斂兩邊各三人故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冒莫報反殺色介反

孔氏穎達曰冒韜後小斂前所以韜尸也作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上曰質下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制如直囊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凡冒通貴賤也質從頭韜來至下長與手齊殺從足韜上長三尺往猶後也小斂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

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殺也鄭康成曰裁猶制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鋪普吳反又音敷馮音憑下並同

鄭康成曰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孔氏穎達曰序東序端序之南頭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南近堂廉者子旣在序端故羣臣立於基上東楹之西父兄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爲上也士亦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絰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亦喪祝之屬將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斂上卽斂處宰告大宰告孝子也孝子憑尸起踊夫人亦然憑竟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

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康成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解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孔氏穎達曰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降堂下以待君君撫尸拜稽顙以禮君恩升主人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憑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憑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孔氏穎達曰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鄭康成曰目孝子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長竹杖反奉上聲

御案馮者俯而就之其統名也馮必當心以我悲切之心致之猶若欲彼知之也撫以手親之奉以兩手為恭敬拘執既馮其心又探其手若與之握別執綫而拘迫也鄭康成曰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興必踊悲哀之至

馮尸必坐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苫始占反枕去聲凷苦塊宇禮音展柱音主楣音眉

鄭康成曰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不於顯者不塗見面於隱者爲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御案初喪之廬東倚東壁西據著於地但以草夾障之而北戶既葬乃舉楣起之下加以柱使楣高廣旁加壘墼使稍堅固成室矣而猶不塗至練則堊其牆使白謂之堊室孔氏穎達曰塗廬不於顯者泥塗解風寒不塗廬外顯處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康成曰此常禮也孔氏穎達曰王天子君公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

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

鄭康成曰此權禮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卽事也愚按入於國入於家言可以就己處而圖不似前之無暇兼營也金革安危所繫故無辟孔氏穎達曰弁絰弔服帶喪服與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上堊烏各反黝於糾反下堊烏路反禫大感反

孔氏穎達曰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得謀己國家事祥大祥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卽中門外堊室中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卽位哭內中門也樂作矣句釋禫之無哭不釋祥之無哭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

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齊音咨衰七回反期音基爲去聲

從役可令婦人給使令復寢乃入內寢也　御案女子出嫁惟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正期不降叔父母姑姊妹遂降九月眾兄弟姪出降九月象笄而折其首爲太飾也鄭氏曰歸歸夫家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御案此大夫士與雜記所記有內外之異君薨未葬以前諸臣以遠近相次入臨至既葬卒哭則都邑之大夫猶留俟練下邑之士卒哭即歸以治民至於既練則任政之大夫猶次於公館以終喪分職之士可歸其家以治職更有親近之士如使人射人之屬亦留公館以終喪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

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爲大夫士旣練可暫歸其宮不歸者正也宗室宗子之室諸父兄弟期服輕故旣卒哭而歸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康成曰不次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旣加蓋而君至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旣殯而往

世婦君之世婦卽內命婦也外命婦臣之妻君於大夫及世婦大斂而往常也爲之賜加恩異數孔氏曰加蓋大斂入棺之後諸妻姪娣及同姓女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旣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先去聲後上聲

御案於士既殯而往者禮之常於大夫亦既殯而往或君有朝會疾病之事不及其斂也鄭康成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孔氏穎達曰視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背負壁而鄉南君位於阼階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鄭康成曰稱言舉所以來之辭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孔氏穎達曰君弔大夫主人在庭踊畢釋此殷奠於殯可也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待君門外君命反設奠乃反入設奠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大夫士同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鄭康成曰三問三往一問一往所以致殷勤也復反也君弔則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始來弔也孔氏穎達曰殯服首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孔氏穎達曰夫人弔臣孝子迎之如迎君禮主婦臣妻世子夫人之世子從夫人來夫人弔世子在前導禮奠如君至寢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門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於寢門內拜送主人送於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孔氏穎達曰大夫下臣稱大夫為君不迎於門外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皆衆於正君也其君在阼階下位孝子遷之故在君之南北面婦人之位在堂今在房中者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國中命夫命婦之命或四隣卿大夫來弔有此請賓在庭則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不敢同國君專代為主故後主人而拜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柩以斂尸故言尸柩既殯而往無不見尸柩者非與前文異也言君見尸柩而後踊哀死臣非徒文也不戒而往無自知之而先具殷奠君退必奠鄭氏曰榮君之來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音燭椑音僻

鄭康成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施棺一梓棺二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列國之卿也愚按檀弓言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葢合屬之二重而為六寸孟子云中古棺七寸與此不合意合棺槨而言之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裹音果　錯音措

裹棺以朱綠之繒貼著於棺葢以漆傳之下文言葢用漆此不言文互見也錯釘也恐久而漆解復用小金錯琢著之大夫用牛骨錯士不綠但用元也

君葢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葢用漆二衽二束士葢不用漆二衽二束

孔氏穎達曰葢棺上葢用漆漆其衽合縫處衽燕尾合棺縫際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三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

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　鬊音舜

鄭康成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棺內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簍

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至於西序塗不暨

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輴音春攢才冠反幬音道見去聲

陳氏澔曰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殯時以柩置輴上攢猶叢也叢木於輴之四面至於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攢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攢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塗不暨於棺者天子諸侯之殯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攢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不及於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障也貴賤皆有帷惟朝夕哭乃褰去其帷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五羔反種上聲腊音昔

陳氏澔曰熬以火熬穀令熟四種黍稷稻粱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愚按置熬於棺旁若生之備用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

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僞當作帷齊如字綏音緌揄音遙

鄭康成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陳氏澔曰君諸侯也帷榔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池織竹為籠挂於荒之爪端在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榔降一池闕後一故三池也振動容飾也以絞繒長丈餘如幡畫為雉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也荒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黻文荒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素白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加僞荒者帷是旁牆荒是上蓋褚覆

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連故以纁爲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謂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四面有垂下紩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翣兩角皆戴圭玉魚躍拂池者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振容又縣銅魚於振容閒車行則魚躍上拂池也纁戴六纁披六者棺櫝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索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大夫畫帷畫荒皆畫雲氣火黻三列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元齊三采絳黃黑三貝亦降二也翣降兩黼翣角不耄止用五采羽作緌無緌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士唯白布帷荒而不畫一池在前亦畫揄雉於緌在於池上紐降元用緇猶四紐連四旁也齊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耳翣降二黼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

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輴當爲輇或作團

御菆乘車皆高而有輻惟重車則卑而無輻其輪以全木爲之故謂之輇亦謂之輲以迫地而行亦謂之蜃車車中惟此四輪最安固而不傾故以載棺天子於輪畫龍有似於盾詩龍盾之合故謂之輴其實輴與輇一也國車役車也形制並同但或用兩輪不似輴輇之必用四輪耳以兩輪共一軸故謂之轉軸其實國車亦一也孔氏穎達曰四綍綍圍條二碑碑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二綍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如穿之也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大夫御棺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門便否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用大功布爲御二綍無碑手懸下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封音窆引去聲咸音緘毋音無

孔氏穎達曰凡柩車至壙脫載除飾之後解此屬車之紼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諸侯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窆之時别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毋得讙譁以鼓封者繫鼓爲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紼也大夫卑直命人毋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康成曰椁周棺者也陳氏澔曰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孟子曰古者棺椁無度此特明其材之異耳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孔氏穎達曰柷如漆桶壺漏水器甒盛酒器方氏慤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御案褱椁當與前褱棺同或亦君朱大夫以元歟虞筐疑亦前所謂熬加魚腊者士遣車不載糧無魚腊則不虞筐可知已

禮記恆解卷二十三

祭法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吳氏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嚳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又作鮌古本反冥莫徑反契息列反

趙氏匡曰虞禘黃帝舜祖顓頊出於黃帝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以始祖配舜合以顓頊配天爲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情理之至也舜宗堯禹身亦當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禘黃帝裔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

頊音勗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爲始祖故祖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愚按此言宗武王而孔子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何也周之王業成於文武周公以文武之德一也故別祀文明堂均爲不遷之廟與此兩不相妨先儒拘牽諭之過矣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燔音煩瘞於滯反

泰壇即圓丘尊之故曰泰祭天本不壇就所祭之地名曰壇亦尊之也燔柴使氣達於天折即方澤陳氏謂如磬折之義喻方也瘞埋牲幣以地幽藏也

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

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相如字近讀迎字相近而誤也宗如字見去聲亡無同

駢積周所尚之色泰昭亦壇也謂之昭者四時各得其序則歲功昭明也春夏秋冬陰陽遞遷其氣蘊於地而其象昭於天故用騂犢以象其氣之著埋少牢以象其氣之藏相迎若周禮迎暑迎寒之類日壇稱王宮取君制之義夜明月壇也其祭以二分之節方氏愨曰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覩日月而知眾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雩主祭旱秋祭水言之者兩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詩曰靡神不宗 御案四坎壇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皞之類每方以一帝爲主而山林川谷皆從祀焉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月令迎春迎夏等即此鄭康成曰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天子也百者舉成數也孔氏穎達曰在其地如魯之泰山晉之河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言祭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更平

聲

命理氣之主宰萬物皆稟賦天地之理氣故曰命鄭康成曰
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愚按五代唐虞夏商周自堯而
法制始定故言不變者斷諸此七代則溯而上之合黃農言
其禘郊祖宗之制有變其餘如上文所言皆不變甚言此所
以爲祭
法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
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
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
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

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墠音善　適去聲

分天下之地建國以親諸侯公卿有都大夫有邑推親親之義設廟祧壇墠而祭之貴賤有等故爲親疏多少之數如下文所云天子功德極厚則立七廟七廟之外又立一壇一墠累土曰壇除地曰墠考父王考祖皇考曾祖顯考高祖祖考始祖也七廟之制定於周四親廟與始祖爲五文武不遷合爲七廟月祭每月一祭其三昭三穆之當遞遷者爲祧古遷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遷王皆藏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但四時祭而不月祭故曰享嘗乃止其有親更遠者不得於祧處受祭祭之則於壇故曰去祧爲壇又更遠者不得於壇受祭祭之於墠故曰去壇爲墠

此壇墠之祭不常祭有祈禱之事而後祭無則止去墠則至遠矣雖祈禱有不及等於此爲鬼而已孔氏穎達曰諸侯立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主爲二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不得月祭止預四時降於天子去祖謂去太祖也卽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卽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顯考祖考纂廟以其卑也大夫高太二祖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去壇爲鬼者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其義見王制適士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愚按適士僅二廟無始封之祖高祖卽其始祖也故曰顯考無廟有禱爲壇祭之官師諸侯中下士一官之長耳祖祭不得濟其高祖故僅考廟禱祭及於王考庶士庶人無廟爲於寢而已又按此章七廟卽周言之周合文武爲七廟祧主卽藏其中但文武月祭而祧主不月祭至大祫則出羣祧主而祭之非文武卽爲祧廟亦非文武之外別有祧廟記者將記以爲後世法故曰有二祧蓋苟無文武之德不當祧者則立一祧廟可也鄭康成曰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是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為去聲

社所以祭土神惟天子承天理物得郊天至地則集人不食其利故皆得祭其地之示大社卽方澤與郊並重者也王社祭王畿內之土神國社祭其一國之土神侯社祭其都城之土神大夫以下至庶人族居至百家以上曰成羣則共立一社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命周官以槱燎祀司命是也中霤當室中霤雨處祀土神於此國門戶主出入行道路古人同井而居祀行即祀井也厲鬼之爲民害者天子所祀者廣故曰泰厲諸侯大夫遞降則曰國厲族厲耳竈主飲食之事按自黃帝立五祀三代因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以日用起居飲食均不能廢也經傳皆止言五祀而此獨言七祀諸儒辨之者多陸氏佃曰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以天類異之也司命司萬物之命泰厲係萬物之生本乎天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泰厲即司中也正言之曰司中反言之曰泰厲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曲禮王制皆云大夫五祀此云三祀何也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苦官師一廟曰考廟以所立言之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以所祭言之若士旣夕禮行禱於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爲立七祀所謂祀於宮中是也其言皆爲有見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殤音傷

王尊其澤之所及者遠故祭及來孫獨祭適者亦以尊故也諸侯以下不言適庶殤亦有祭也以卑漸殺故祭者少方氏慤曰元孫之子爲來孫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菑音哉共音恭共財共如字鄣音章去上聲夫音扶

法施於民立法爲民依賴死勤事忠義死事勞定國勳勞撥亂菑天菑如洪水之屬患人患如猛獸戎狄之屬禦止捍衛也厲山氏卽烈山氏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桂者善於稼夏衰而周棄繼之稷穀神尊之日后也共工氏鄭康成據左傳謂在炎帝之間是也后土亦當時以其能平九州而名之設飢祀以爲土神序星辰始序星辰以明節候衆著於天時人事之相應能賞爵有德均刑法刑不濫以義終譽位得人勤衆事相堯致治之事野死巡方而死鯀雖治水無功而其力則勞禹成父功而推美於親郊鯀配天蓋于功卽父功也天理人情之至原不爲過前人疑之者非此言其障洪水蓋亦勞心盡瘁特不能善其法耳堯之殛之者國法也禹之祀之者天理也祀禹亦以其能修鯀之功仁人孝子之達理也正名百物因百物之實以正其名使民咸明其義而得共享物財能修之益詳明其法也民成人倫正而後成爲人夏人名蓋爲水官而卒死於水故後卽祀以爲元冥之神王太皞之後修與熙二人亦爲元冥之官然未水死也除虐去蠹放

桀發紂烈業也言日月星辰以該天地四時寒暑
瞻仰則尊而親之取財用享共利也庶猶類也